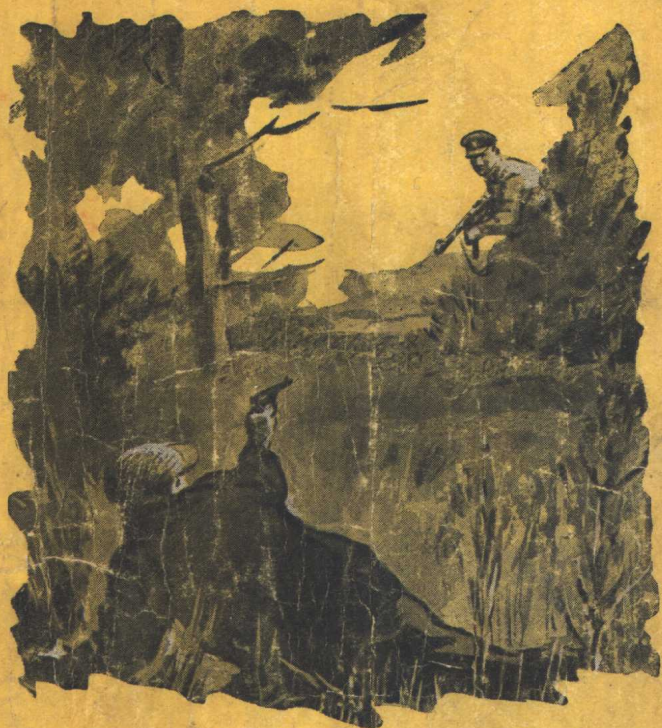




蘇聯 謝苗·亞萊菲也夫等作

打靶場的秘密

上海文化出版社

打靶場的秘密

蘇聯 謝苗·亞蒙菲也夫等作

康曉黎等譯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翻譯的驚險小說集，共包括“打靶場的秘密”、“積雪”、“鐵箱”三個短篇。

從這本小說裏，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蘇聯的敵人在如何千方百計地破壞蘇聯人民的美好生活。狡猾、卑鄙的間諜分子，有的隱瞞歷史，鑽進蘇聯人民內部，企圖長期潛伏；有的用種種陰險惡毒的手段來竊取文物、刺探情報、謀殺幹部。但最後在蘇聯保衛機關的周密偵察和廣大人民羣衆積極協助下，終於捕獲了這批暗藏的敵人。

打 靶 場 的 秘 密

【蘇聯】謝苗·亞萊非也夫等作
康曉黎等譯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五八弄二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

協興成印刷廠印刷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

書號：0035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4-6/16 字數：83,000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四次印刷

印數：46,001-66,000

定價：(6) 三角九分

目 次

打靶場的秘密.....	[蘇聯]謝 苗・亞萊非也夫 康 曉 黎	作 譯	1
積雪.....	[蘇聯]謝 苗・亞萊非也夫 康 曉 黎	作 譯	23
鐵箱.....	[蘇聯]阿歷山大・沃英諾夫 周 樸 之	作 譯	70

打靶場的秘密

〔蘇聯〕謝苗·亞萊菲也夫作 康曉黎譯

一

邊防軍的巡邏隊發現了一個企圖越境的分子，當時他已爬到離外國領土不過幾公尺的地方了。

兵士們想攔住那個越境的人，可是罪犯一面繼續爬，一面用手槍開了火。邊防軍兵士們不得不使用武器，把那個企圖越境的分子打死了。

在雙方相互射擊時，邊防軍的班長注意到那人把左手伸到嘴邊。當越境者的屍體被搬到邊防所的時候，班長就把這個情況向首長作了報告。

經過一個鐘頭，病理解剖家剖驗了屍首，從死者的胃部取出了一樣奇怪的東西。這是一捲極小的螺旋形的東西，好像女式手錶裏的發條。這捲東西是用非常薄的膠片做成的，由於胃液的消化作用，已經有些變樣了。無論邊防所的醫生或軍官，都沒法斷定這捲螺旋形的東西的用途。他們就把它送到化驗所去研究。

原來，這捲螺旋形的東西不是別的，却是一捲已經沖洗出

來的小底片。這種底片是一種極小極小的照相機用的。

化驗所的工作人員竭力把底片加以放大，印出了一套照片，一共六十張。他們把這套照片按照膠片上攝影的先後排列起來，編成了一本簿子。

因為一部分鏡頭被胃液的消化作用弄壞了，所以有許多照片成了一片朦朧的斑點，很明白，在這部分照片上是不可能看出什麼東西來的了。

在印得多少還清晰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有的是兩隻人腳，有的是軀幹的中部，有的是各種各樣的手的姿勢。有的照片上只有人面的一部分，例如鼻子和嘴，眼睛和鼻子，一隻耳朵和臉頰的一部分。

有些場合，攝影師居然異想天開地用照相機的側面來攝影，還有些照片是在照相機朝下的時候拍出來的。很明顯，這位攝影師並不是用通常的方式來拍照的。

有許多照片上拍出來的東西，好像是不應該吸引攝影師的注意的：一根電綫桿的下半部，一片泥灰剝落的牆腳，一隻空罐頭。

有一張照片，拍的是一隻光火的貓舉起腳爪來準備相打。另一張照片是一隻張翅逃跑的雞。最後，在一些照片上拍着某種技術設備和機械零件。在這幾張照片旁邊，可以看到三位軍官和兩位中士的形象。

總計六十張照片中，多少還算滿意的只有二十五張。

有一張特殊的照片，上面拍的一些人和物是使人奇怪的。人像的下半身簡直大得不相稱。攝影師完全不注意光綫，因

而有些照片看起來往往只有人和物的模糊輪廓。

照相簿送到技術處的軍官們手裏時，他們驚訝極了：這些照片上拍的東西，正是“尼城”的科學研究打靶場在舉行軍事技術實驗時的情形。

當然，在這種場合是絕對不允許攝影的，而軍官們也想像不出：用什麼方法居然會拍到這些照片。

調查這一事件的工作，委託給一位經驗豐富的軍官——彼得·瓦西里也維奇·柯列斯尼科夫中校了。

在動身上“尼城”去之前，柯列斯尼科夫得到了一項通知說，那個越境分子的身份尚無法確定，並且，除了那捲膠片外，有關犯罪的材料一點也沒有。

二

科學研究打靶場座落在城市的遠郊。它的面積十分廣闊，四周圍有高大的牆垣；此外，打靶場裏進行實驗的地區還圍着三公尺高的磚牆。實驗的場子遮掩得很好，足以避過閒人的眼睛。打靶場有專門部隊嚴密警戒着，而且各個崗哨佈置得極其周密，甚至哨兵們也無法看到進行實驗的地方。

當柯列斯尼科夫穿着打靶場軍人所穿的制服，第一次來到“尼城”時，這些情況立刻就投入他的眼簾。

打靶場主任一看到柯列斯尼科夫帶來的照片，他的額上就凸起了大顆汗珠。在主任面前的照片中，有一張恰恰就是拍着他本人微笑着的臉龐，他立刻跳了起來，十分驚慌地在室內跑來跑去。

“中校同志！”他轉身對柯列斯尼科夫喊道。“這是什麼緣故啊？從這麼近的距離給一個人拍照，並且直對着他的臉，而他當時竟沒有看到攝影師，難道這是可能的嗎？”

“看來，是可能的，因為這樣的一張照片正放在你眼前。”彼得·瓦西里也維奇回答說。

★ ★ ★ ★

在多年的實際經驗中，柯列斯尼科夫中校還沒有碰到過這麼傷腦筋的情況。

個別情形已經被拍成照片的那次實驗，是在五月十五日，從正午十二時到下午兩時舉行的。

打靶場主任對柯列斯尼科夫說，那個神秘的攝影師拍到的照，僅僅是實驗中的個別時刻。所有的照片中，只有十張和那次實驗有直接關係。

可以斷定，有三張依次拍成的照片，反映了那次實驗的三個連續的時刻。同時，因為那次實驗的整個進程是經過時間測定的，因而可以確定，這些照片拍攝的時間是每次相隔一分鐘。

不難推測，其餘那些照片也同樣是連續拍成的。這就是說，整個攝影進程共一個小時。

確定這一事實，在彼得·瓦西里也維奇看來有很大的意義。現在，既然確實知道了犯罪的時間，他就能集中精力去分析打靶場上在這一個小時中發生的事情了。可是柯列斯尼科夫剛剛深入研究當時的情況，困難就迅速地源源而來了。

中校結識了參加那次實驗的人。他們一共五個人：一位

就是打靶場主任，一位是他的技術助手，一位是技師，另外兩位是中士。他們異口同聲地肯定說，在打靶場上一個閒人都沒有。這五個人中間誰都沒有發現有哪個同志帶着照相機之類的東西。

不過，那隻照相機大概總是小得不會被人發覺的。真的，柯列斯尼科夫在調查各種各樣的事件中還沒有機會碰到過這麼小的照相機呢。可是照相機在哪裏，攝影師一定也就在哪裏。

這個人是誰呀？

所有參加那次實驗的人在照片上都出現過，有時是一個人，有時是幾個人在一起。有四張照片上面，參加那次實驗的五個人全部出現了。根據這一點，是不是可以認為這五個人中間誰都不是那個神秘的攝影師呢？

不，不能這樣說。

照片本身的性質已經說明，那隻照相機是自動的。只要開動一次，以後它就會每隔一分鐘拍一次照，直到膠片用完為止。所以，那人把照相機開好，把它安放在某個地方之後，自己就可以出現在鏡頭前面了。柯列斯尼科夫斷定，照相機能自動攝影的性質，說明映進鏡頭裏的那些不相干的東西當然並不是攝影師所感到興趣的。

可是這裏又發生了一個新問題：究竟照相機是安放在打靶場的什麼地方的呢？

柯列斯尼科夫把照相機拿在手裏，長久地仔細研究當時的情形，於是得出一個確鑿不移的結論：那些照片是從不同的

地點拍攝的，並且照相機是在場子裏不斷移動的，看來，有時移動的速度還極快。

柯列斯尼科夫還確定了一個重要的情況：有三張從打靶場不同的角度上拍成的照片，彼此的距離非常遠。中校快步繞着這三個角度走一圈，得花十分鐘時間。然而要知道，鏡頭是每分鐘拍攝一次的呀。……

那麼，攝影師是飛快地從打靶場的這一邊跑到那一邊的嗎？爲了什麼？是爲了拍一堆磚頭嗎？而接着又迅速地回來爲了拍攝打靶場主任的笑臉嗎？

假定那個神秘的攝影師是那次實驗的參加者之一，那麼他這般迅速地沿着打靶場跑，同時又要在實驗中執行自己的任務，難道是可能的嗎？

不，當然是不可能。

柯列斯尼科夫詳細地詢問了參加那次實驗的軍官和中士。誰都沒有發現哪個同志有過一點點奇怪的舉動。誰都沒有跑到離開實驗的地方五十公尺以外過。可是拍在照片上的那堆磚頭，離開實驗的地方差不多有兩百公尺。這個謎好像是打不破的了。

一個假定代替了另一個假定。有時柯列斯尼科夫認爲那隻照相機本身是能移動的，用不着人的幫助。有時他又假定，那些照片是靠着望遠鏡頭的功用，從遠處拍攝的。他接連作了好幾十種推測，可是隨後全都被事實所推翻了。

三

有天早晨，柯列斯尼科夫從箱子裏拿出一具“佐爾基”牌照相機和幾捲膠片。他走到打靶場主任那裏，請他召集參加那次實驗的人們來，以便在他們在場的時候，重新拍攝那神秘攝影師所拍過的照片。

柯列斯尼科夫一面看着照相簿，一面對準照相機上的取景器，想把出現在那些照片上的全部場面拍下來。爲了這樣，差不多在整個攝影過程中他不得不躺在地上，把照相機放在某些角度從下向上拍攝。

當他想要把自己的行動配合得和那個令人難解的攝影師一樣時，他肯定了：這就需要很快地不斷在打靶場裏奔跑，一下子撲到在地上，隨後又跳起來，繼續奔跑。

柯列斯尼科夫把照相機在地上行動的路綫畫了一張草圖。於是看到：許多密如蛛網的曲綫佈滿在打靶場的地形圖上面。

依照人的體力來說，在六十分鐘的時間裏是無法進行這樣的攝影的。儀器也擔當不起這項工作，因爲沒有一種機械能夠一方面自動變更速度，一方面又彎彎曲曲地走完這條路綫。

回到自己的房間後，柯列斯尼科夫氣憤地把照相機向吊牀上一拋，頹然倒在沙發裏。他連照片也沒有沖洗。

午飯後，他出去散步。他走到離打靶場不遠的小花園裏，找了一隻長椅坐下。

稠密的樹葉在微風中簌簌作響。孩子們在一隻大沙盤裏

遊戲。女人們手裏拿着編結物或書本坐在長椅上，照看着孩子們。一個穿着白圍裙的清道夫走過來，手裏夾着紙烟，請求點個火。柯列斯尼科夫劃了一根火柴。清道夫點了烟，謝了一聲走開了。



天黑下來了。柯列斯尼科夫把烟蒂拋在廢物箱裏，立起身來向打靶場走去。

四

三天過去了。柯列斯尼科夫接到一份電報，叫他到首長那裏去。

中校的報告是又簡短又不能令人滿意；首長並不掩飾他的不滿神情。聽完了柯列斯尼科夫的報告後，他突然從寫字桌裏拿出一張照片來。柯列斯尼科夫驚訝地看這張照片：這正是他自己穿着打靶場的制服時的照片。

“爲什麼您拍了這張照片，却不好好保管它呢？”首長問道。

柯列斯尼科夫沒有回答，他的思想迅速地飛到幾小時以前離開的“尼城”打靶場去了：那個神秘的攝影師知道有人在追蹤他，却還在繼續進行活動哩。

“爲什麼你不回答？”

“我不知道怎樣對您說才好，”柯列斯尼科夫回答說。“我並沒有穿了這種制服拍過照。這是別人幹的。”

“是誰？”

“就是我正在搜尋的那個人。”

首長皺起眉來。他默默地對柯列斯尼科夫的臉望了半晌，於是說：

“不要激動，彼得·瓦西里也維奇，也不要見怪。請讀一讀這封信。”

他遞過一張信紙來。信上面用整齊、巨大的筆跡寫着：

“我把我的新朋友的照片寄給你。告訴我，他結婚了沒有。

卡佳”

“您怎樣想，寫信的人有什麼目的？”首長問。

柯列斯尼科夫眼睛沒有離開這封信，苦苦地思索着信上的意思。

他慢慢地說：“可能他們不僅注意到我在打靶場，並且還在猜測我到那裏去是爲什麼。”

“也許是這樣，”首長回答說。“那麼您知道嗎，這封信怎麼會落到我手裏來的？”

“我猜也猜不到。”

“這件事說起來倒很有趣。我們想傳訊一個人，這個人被人家告發跟外國間諜機關有聯系，可是我們沒有碰上他：他頭一夜已經離家，以後也沒有回來。下一天，在人家寫給他的函件中，發現了這封信和您的照相。”

“這封信是從哪兒寄出的？”

“從‘沃城’，離開尼城有五十公里。”

五

太陽晒得令人受不了。

在打靶場氣象觀測台的圍牆蔭蔽下，柯列斯尼科夫躺在青草上，反覆思忖這幾天來發生的事情。

自從他在首長的辦公室裏看到自己的照片以後，有一個念頭始終盤旋在他腦際：好像經常有一個照相機的鏡頭對準

着他。

柯列斯尼科夫睜開眼睛，趕走了這種討厭的幻象，可是總感到有一個隱身的攝影師跟他在一起。

正在這時，他對那個他已很熟悉的打靶場望了一下！

啊，懶懶地欠伸着身子，在草地上踱着的貓“柴特伏爾”——部隊的寵兒，正是被神秘的攝影師拍了照的那隻貓，它的照片就貼在照相簿上。

這邊，蓬毛的獨眼狗“斯那里亞特”從台階上站了起來，跟在貓的後邊走。狗愉快地嗚嗚叫着，趕過了貓，又回過身來瞅那貓，肚皮貼在地上迎面爬來，好像在邀請那隻貓做遊戲。

可是愛發脾氣的貓似乎不高興開玩笑。它後腳蹲着，露出牙齒，豎起毛，舉起右前腳，伸出爪子來準備抓。

在那隻貓發出兇惡的鼻息時，柯列斯尼科夫好像受到電流的一擊。他一躍而起，眼光盯住在“柴特伏爾”身上：這隻貓正是這般神氣出現在照片上的啊……接着，彼得·瓦西里也維奇看看那隻狗，突然急急轉了個身，跑向屋裏去了。

過了幾分鐘，在他的房間裏集合了所有參加那次實驗的人。

柯列斯尼科夫問：

“請你們想一想，在進行實驗的那天，打靶場上是不是有隻狗？”

軍官和中士們同聲回答說，那隻狗“斯那里亞特”當時在打靶場上。

“真的嗎？”彼得·瓦西里也維奇追問。“爲什麼你們記得

起這件事來呢？”

打靶場主任回答：“因為‘斯那里亞特’失蹤了兩個月之後，正是在進行實驗那天回到打靶場來的。”

柯列斯尼科夫說：“請你們詳細告訴我那隻狗發生的事情。”

那隻狗失蹤了又回來的故事是十分普通的。可是中校聚精會神地聽着。

兩年以前，兵士們在路上拾到一隻小狗仔，把它帶回兵營裏來，給它起了個名字叫“斯那里亞特”。從那時起，那隻狗就在打靶場住下來了。它住在場邊的狗窠裏，難得跑到街上去。大約三個月以前，城裏來了一頭瘋狗，因此市蘇維埃決定清除街上的野狗。在一次搜捕中，“斯那里亞特”也落網了。打靶場裏的人直到第二天才知道這回事。“斯那里亞特”是大家的寵兒，所以兵士們決定去搭救它。

司務長到了捕犬隊隊長那裏。可是已經遲了：隊長說，所有捉來的狗都已消滅了。

過了兩個月之後，在五月十五日早晨，那頭活潑無恙的狗闖進了打靶場，這時進行實驗的人們是多麼驚喜啊！那隻狗也狂熱地表示它的歡喜，在場上飛奔，跳到人的身上，舔他們的手。

可是到了晚上，那隻狗又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它到城裏去跑了一趟，回來時腳也跛了，嘴臉也被搔傷了，左眼也沒有了，想來是在打架時失去的。

柯列斯尼科夫聽完了那隻狗的歷險故事後，沉默了半晌，

然後問：

“‘斯那里亞特’回來時有沒有帶着頸圈？”

回答是：“‘斯那里亞特’從來沒有帶過頸圈。”

晚上，柯列斯尼科夫仔細驗看了“斯那里亞特”，並把捕犬隊的隊長叫了來。

中校問：“我需要知道，三個月之前，你把搜捕野狗時捉來的那隻軍隊裏的狗給了誰？”

這個直截了當的問題，顯然使隊長慌張起來了。

他把目光避開去，結結巴巴地回答說：“我已想不起有那麼回事了。”

中校說：“我曉得，您是怕違反了市蘇維埃的命令受處分。我個人不準備追究你的責任。可是我警告您：如果您還想隱瞞和撒謊，您就會得到很不愉快的結果。”

隊長竭力不去看柯列斯尼科夫的眼睛，回答說：

“這隻狗是清道夫西道羅夫向我討去的，他住在吉列齊那亞路五號。”

“經過情形是怎樣的？”

“當時我把那些動物運到城外去，西道羅夫到我面前來，請我給他一隻狗。我答允了。”

“那麼，他拿去的那隻狗是經過挑選的呢，還是順手拿的？”

“可不是，他挑選了一頭蓬毛的黑狗，把它帶上頸圈後帶走的。”

“他給了你什麼呢？”